# 烈女(金凤钗)

元朝大德年间，扬州有个富人姓吴，曾做防御使之职，人都叫他做吴防御，住居春风楼侧，生有二女心个叫名

兴娘心个叫名庆娘，庆娘小兴娘两岁。

早在强褓之中，邻居有个崔使君，与防御往来甚厚。

崔家有子，名曰兴哥，与兴娘同年所生，崔公即求聘兴娘为子妇，防御欣然许之，崔公以金凤钗一支为聘礼，

定盟之后，崔公合家多到远方为官去了。

一去十五年，竟无消息，此时兴娘已经十九岁，母亲见他年纪大了，对防御道：

「崔家兴哥一去十五年不通音耗，今兴娘已长成，岂可执守前说，错过他青春？」

防御道：「一言已定，千金不移。吾已许吾故人了，岂可因他无音耗便欲食言？」

那母亲终究是妇人家识见，见女儿年长无婚，眼中看不过意，日日与防御絮聒，要另寻人家。

兴娘肚裹一心专盼崔生来到，再没有三心两意，虽是亏得防御有正经，却看见母亲说起激聒，便暗地裹恨命自

哭，又恐伯父亲被母亲缠不过心时更变起来，心中长怀著忧虑，只愿崔家郎早来得一日也好。

眼睛几乎望穿了，那裹叫得崔家应？看看饭食减少，生出病来，沉眠枕席，半载而亡，父母与妹，合家人等，

多哭得发昏。

临入殓时，母亲手持崔家原聘这枝金凤钗，抚尸哭道：「此是你夫家之物，今你已死，我留之何益？见物徒增

悲伤，与你戴了去罢！」

替他插在髻上，盖了棺。三日之后，抬去殡在郊外了，家裹设个垂灵，朝夕哭奠。

殡过两个月，崔生忽然来到。

防御迎进问道：「郎君一向何处？尊父母平安否？」

崔生告诉道：「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殁于任所，家母亦亡了数年。小婿彼守丧，今已服除，完了殡葬。不远

千里，特到府上来完前约。」

防御听罢，不觉吊下泪来道：

「小女兴娘薄命，为思念郎君成病，于两月前饮恨而终，已殡在郊外了。郎君便早到得半年，或者还不到得死

的地步。今日来时，却无及了。」

说罢又哭，崔生虽是不曾认识兴娘，耒免感伤起来。防御道：「小女殡事虽行，灵位还在。郎君可到他席前看

一番，也使他阴魂晓得你来了。」

噙著眼泪心手拽了崔生走进内房来。

崔生抬头看时，但见：纸带飘摇，冥童绰约。一缕炉烟常袅，双台灯火微荧。影神图，昼个绝色的佳人；白木

牌，写著新亡的长女。

崔生看见了灵座，拜将下去。防御拍著桌子大声道：「兴娘吾儿，你的丈夫来了。

你芳魂不远，知道也未？」

说罢，放声大哭，合家见防御说得伤心，一齐号哭起来，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

眼泪。

哭罢，焚了些纸钱，就引崔生在灵位前，拜见了妈妈。妈妈兀自哽哽咽咽的，还了个半礼。

防御同崔生出到堂前来，对他道：「郎君父母既没，道途又远，今既来此，可便在吾家住宿。不要论到亲情，

只是故人之子，即同吾子。勿以兴娘没故，自同外人。」

即令人替崔生搬将行李，收拾门侧一个小书房与他住下了。朝夕看待，十分亲热。

将及半月，正值清明节届，防御念兴娘新亡，合家到他□上挂钱祭扫。

此时兴娘之妹庆娘已是十七岁心同妈妈抬了轿，到姊姊坟上去了，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

大户家女眷，出外稀少，到得时节赎边，看见春光明帽，巴不得寻个事由来外边散心耍子，今日虽是到兴娘新

坟，心中怀著凄惨的，却是荒郊野外，桃红柳绿，正是女眷们游耍去处。

盘桓了一日，直到天色昏黑，方才到家。

崔生步出门外等候，望见女轿二乘来了，走在门左迎接，前轿先进，后轿至前，到崔生身边经过，只听得地下

砖上，铿的一声，却是轿中掉一件物事出来。

崔生待轿过了，急去抬起来看，乃是金凤钗一枝。

崔生知是闺中之物，急欲进去纳还，只见中门已闭，原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又各带了些酒意，进得

门，便把门关了，收拾睡觉。

崔生也晓得这个意思，不好去叫得门，且待明日未迟。

回到书房，把钗子放好在书箱中了，明烛独坐，思念婚事不成，只身孤苦，寄迹人门，虽然相待如子婿一般，

终非久计，不知如何是个结果？闷上心来，叹了几声。

上了床，正要就枕，忽听得有人扣门响。

崔生问道：「是那个？」不见回言。

崔生道是错听了，方要睡下去，又听得敲的毕毕剥剥。

崔生高声又问，又不见声响了。

崔生一疑，坐在床沿，正耍穿鞋到门边静听，只听得又敲了，却只不见作声。

崔生忍耐不住，立起身来，幸得残灯未熄，重拨亮了，拿在手裹，开门出来一看。

灯却明亮，见得明白，乃是十七八岁一个美貌女子，立在门外，看见门开，即便掀起布廉，走将进来。

崔生大惊，吓得倒退了两步。

那女子奚容可掬，低声对崔生道：「郎君不认得妾身，妾身即兴娘之妹庆娘也。适才进门时，钗坠轿下，故此

乘夜来寻，郎君曾抬得否？」

崔生见说是小姨，恭恭敬敬答应道：「适才娘子乘轿在后，果然落钗在地。小生当时抬得，即欲奉还，见中门

已闭不敢惊动，留待明日。今娘子亲寻至此，即当持献。」

就在书箱取出，放在桌上道：「娘子亲拿了去。」

女子出纤手来取钗，插在头上了，笑嘻嘻的对崔生道：「早知是郎君抬得，妾亦不必乘夜来寻了。如今已是更

阑时候，妾身出来了，不可复进。今夜当借郎君枕席，侍寝一宵。」

崔生大惊道：「娘子说那裹话！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小生怎敢胡行，有污娘子清德？娘子请回步，誓不敢

从命的。」

女子道：「如今合家睡熟，并无一个人知道的。何不趁此良宵，完成好事？你我悄悄往来，亲上加亲，有何不

可？」

崔生道：「欲人不知，莫若勿为。虽承娘子美情，万一后边有些风吹草动，被人发觉，不要说道无颜见令尊，

传将出去，小生如何做得人成？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坏了？」

女子道：「如此良宵，又兼夜深，我既寂寥，你亦冷落。难得这个机会，同在一个房中，也是一生缘分。且顾

眼前好事，管甚么发觉不发觉？况妾自能为郎君返掩，不至败露，郎君休得疑虑，错过了佳期。」

崔生见他言词娇媚，美艳非常，心裹也禁不住动火，只是想著防御相待之厚，不敢造次，好象个小儿放鞭炮，

真个又爱又伯。

却待依从，转了一念，又摇头道：「做不得！做不得！」

只得向女子哀求道：「娘子，看令姊兴娘之面，保全小生行止吧！」

女子见他再三不肯，自觉羞惭，忽然变了颜色，勃然大惑道：「吾父以子侄之礼待你，留置书房，你乃敢于深

夜诱我至此！将欲何为？我声张起来，告诉了父亲，当官告你。看你如何折辩？」

声色俱厉。

崔生见他反咬一口，放刁起来，心裹好生惧伯。

想道：「果是利害！如今既见在我房中了，淆浊难分，万一声张，被他一口咬定，从何分剖？不若且依从了他，

到还未见得即时败露，慢慢图个自全之策罢了。」

只得陪笑，对女子道：「娘子休声高！既承娘子美意，小生但凭娘子做主便了。」

女子见他依从，回嗔作喜道：「原来郎君恁地胆小的！」

崔生闭上了门，女子突显无限娇羞，崔生却是已惹出一股无明火起，心想：是你逼我，休怨我轻狂了！

遂将女子推翻在床，拾起一双玉腿，长长的裙摆泻下，女子羞得拉来遮脸，崔生越加胆粗，拉出一条女装小裤，

自己也松脱裤头，就在床边云雨起来。

女子连声呼痛，崔生道：「是你自讨的，怨不得我了，须要待我意兴消泄，方可放过你一马了！」

女子皱眉低吟：「是我自招不错，然则崔郎不肯伶香惜玉，妾身痛得入心入肺！疼得出冷汗了！郎君稍许轻些，

慢些！贱妾不是说不任你轻薄呀！」

女子说时已梨花带泪，崔生就算铁石人儿，见玉杵擂插中，佳人的凄惨模样，也不禁心软起来。

然则心软那分身处却不软，且因初钻进温柔乡，岂肯轻易抽退！只好轻抽慢插，若即若□，尽将那入侵的一截，

时而撤至洞口，时而挥棍尽入。

如是片刻，女子突然打了个寒噤，颤声说：「崔郎，妾受得了，放马过来吧！」

崔生小心问道：「娘子不是痛得入心入肺了？」

女子脸红眼湿，娇喘著道：「此时是酥到入骨入髓，养到脚心了！」

崔生听她如此说法，也乐得放马驰骋，直把女子弄干得呼气多、吸气少，辗转之下晕了过去。

那崔生犹不醒觉，仍把那玉杵恣意舞动，拼命擂捣，直至一股怨液吐出，才发觉身下女子手脚冰凉、气若游丝！

慌忙著急地把她呼唤摇醒。

两人云雨已毕，时方解衣就寝，赤裸依偎、更添妙趣，真是千恩万爱，欢乐不可名状。

将至天明，就起身来，辞了崔生，闪将进去，崔生虽然得了些甜头，心中只是怀著个鬼胎，战兢兢的，只怕有

人晓得，幸得女子来踪去迹甚是秘密，又且身子轻捷，朝隐而入，暮隐而出，只在门侧书房私自往来快乐，并无一

个人知觉。

将及一月有余，忽在一晚间对崔生道：「妾处深闺，郎处外馆。今日之事，幸而无人知觉。诚恐好事多磨，佳

期易阻。一旦声迹彰露，亲庭罪责，将妾拘系于内，郎赶逐于外，妾便自甘心，却累了郎之清德，妄罪大矣。须与

郎从长商议一个计策便好。」

崔生道：「前日所以不敢轻从娘子，专为此也。不然，人非草木，小生岂是无情之物？而今事已到此，还是怎

的好？」

女子道：「依妾愚见，莫若趁著人未及知觉，先自双双逃去，在他乡外县居住了，深自敛藏，方可优游偕老，

不致分矶。你心下如何？」

崔生道：「此言固然有理，但我目下零丁孤苦，素少无知，虽耍逃亡，还是向那边去好？」

想了又想，猛然省起来道：「曾记得父亲在日，常说有个旧仆金荣，乃是信义人。

现居镇江吕城，以耕种为美，家道从容。今我与你两个前去投他，他有旧主情分，必不拒我。况且一条水路，

直到他家，极是容易。」

女子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今夜就走罢。」

商量已定，起个五更，收抬停尝了，那个书房即在门侧，开了甚便。

出了门，就是水口。

崔生走到船帮裹，叫了小划子船，到门首下了女子，随即开船。

到了瓜洲，打发了船，又在瓜洲另讨了一个长路船，渡了江，进了润州，奔丹阳，又四十里，到了吕城，泊住

了船，上岸访问一个村人道：「此间有个金巢否？」

村人道：「金巢是此间保正，家道殷富，且做人忠厚，谁不认得！你问他做甚？」

崔生道：「他与我有些亲，特来相访。有烦指引则个。」

村人把手一指道：「你看那边有个大酒坊，间壁大门就是他家。」

崔生心下喜欢，到船中安慰了女子，先自走到这家门首心直走进去。

金保正听得人声，在裹面踱将出来道：「是何人？」崔生上前施礼。

保正问道：「秀才官人何来？」

崔生道：「小生是扬州府崔公之子。」

保正见说了「扬州崔」三字，便吃一惊道：「是何官位？」

崔生道：「是宣德府理官，今已亡故了。」

保正道：「是官人的何人？」

崔生道：「正是我父亲。」

保正道：「这等是衙内了。请间当时乳名可记得吗？」

崔生道：「乳名叫做兴哥。」

保正道：「说起来，是我家小主人也。」

推崔生坐了，纳头便拜。问道：「老主人几时归天的？」

崔生道：「今已三年了。」

保正就走去拨张椅桌，做个灵位，写一神主牌，放在桌上，磕头而哭。

哭罢，问道：「小主人，今日何故至此？」

崔生道：「我父亲在日，曾聘定吴防御家小姐兴娘……。

保正不等说完，就接口道：「正是，这事老仆晓得的。而今想已完亲事了吗？」

崔生道：「不想吴家兴娘为盼望吾家音信不至，得了病。我到得吴家，死已两月。

吴防御不忘前盟，款留在家。喜得他家小姨庆娘为亲情顾盼，私下成夫妇。恐伯发觉，要个安身之所，我没处

投奔，想著父亲在时，曾说你是忠义之人，住在吕城，故此带了庆娘一同来此。你既不忘旧主，请求周全则个。」

金保正听说罢，道：「这个何难！老仆自尝与小主人分忧。」

便进去唤嬷嬷出来，拜见小主人，又叫他带了丫环到船边，接了小主人娘子起来。

老夫妻两个，亲自洒扫正堂，铺叠床帐心如待主翁之礼。

衣食之类，供给周备，两个安心住下。

将及一年，女子对崔生道：「我和你住在此处，虽然安稳，却是父母生身之恩，竟与他永绝了，毕竟不是个收

场，心中也觉过不去。」

崔生道：「事已如此，说不得了。难道还好去相见得？」

女子道：「起初一时间做的事，万一败露，父母必然见责。你我□合，尚未可知。

思量永久完聚，除了一逃，再无别著。今光阴似箭，已及一年。我想爱子之心，人皆有之。父母那时不见了我，

必然舍不得的。今日若同你回去，父母重得相见，自觉喜欢，前事必不记恨。这也是料得出的。何不拚个老脸，双

双去见他一面？有何妨碍？」

崔生道：「丈夫以四方为事，只是这样潜藏在此，原非长算。今娘子主见如此，小生拚得受岳父些罪责，为了

娘子，也是甘心的。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家素有门望，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像别人之理。况有令姊旧盟未

完，重续前好，正是应得。只须加些小心往见，兀自不妨。」

两个计议已定，就央金巢讨了一船，作别了金巢，水路行去。

渡了江，进瓜洲，前到扬州地方。

看看将近防御家，女子对崔生道：「且把船歇在此处，我还有话和你计较。」

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问女子道：「还有甚么说话？」

女子道：「你我逃窜年一，今日突然双双往见，幸得容恕，千好万好。万一怒发，不好收场。不如你先去见见，

看著喜怒，说个明白。大约没有变卦了，然后等他来接我上去，岂不婉转些？我也觉得有颜采。我只在此等你消息

就是。」

崔生道：「娘子见得不差。我先去见便了。」

跳上了岸，正待举步。女子又把手招他转来道：「还有一说。女子随人私奔，原非美事。万一家中忌讳，故意

不认帐起来的事也是有的，须要防他。」

伸手去头上拔那枝金凤钗下来，与他带去道：「倘若言语支吾，将此钗与他们一看便推故不得了。」

崔生道：「娘子恁地精细！」

接将钗来，袋在袖中，望著防御家裹来。

到得堂中，传进去，防御听知崔生来了，大喜出见。

不等崔生开口，一路说话出来道：「向日看待不周，致郎君住不安稳，老夫有罪。

幸看先君之面，勿责老夫！」

崔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视，又不好直说，口裹只道：「小婿罪该万死！」

说罢叩头不止。

防御扶起来道：「郎君有何罪过？口出此言，快快说个明白！免老夫心中疑惑。」

崔生道：「是必岳父高抬贵手，恕著小婿，小婿才敢出口。」

防御说道：「有话但说，有何质疑？」

崔生见他光景是喜欢的，方才说道：「小婿令爱庆娘不弃心时间结了私盟，房帷事密，儿女情多，负不义之名，

犯私通之律。诚恐得罪非小，不得已夤夜奔逃，潜匿于村墟。经今一载，音容久阻，书信难传。虽然夫妇情深，敢

忘父母恩重？今日护同令爱，到此拜访，伏望察其溧情，馋恕罪责，恩赐谐老之欢，永遂于飞之愿！岳父不繁爱，

小小婿完美室家，实出万幸！只求岳父怜悯则个。」

防御听罢大惊道：「郎君说的是甚么话？小女庆娘卧病在床，经今一载。茶饭不进转动要人扶靠。从不下床一

步，方才的话，在那裹说起的？莫不见鬼了？」

崔生见他说话，心裹暗道：「庆娘贞是有见识！果然怕玷辱门户，只推说病在床，掩著外人了。」

便对防御道：「小婿岂敢说慌？如今庆娘见在船中，岳父叫个人去接了起来，便见明白。」

防御只是苦笑不信，却对一个家僮说：「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与他同来的是什么人，却认做我这庆娘

子？岂有此理！」

家僮走到船边，向船内一望，舱中俏然不见一人。间著船家，船家正低著头赎，舱上吃饭。家僮道：「你舱裹

的人，那去了？」

船家道：「有个秀才官人，上岸去了，留个小娘子在舱中，适才看见也上去了。」

家僮走来回复家主道：「船中不见有什么人，间船家说，有个小娘子，上了岸了，却是不见。」

防御见无影响，不觉惑形于色道：「郎君少年，当诚实些，何乃造此妖妄，诬玷人家闺女，是何道理？」

崔生见他发出话来，也著了急，急忙袖中摸出这枝金凤钗来，进上防御道：「此即令爱庆娘之物，可以表信，

岂是脱空说的？」

防御接来看了，大惊道：「此乃吾亡女兴娘殡殓时戴在头上的钗，已殉葬多时了，如何得在你手裹？奇怪！奇

怪！」

崔生把去年坟上女轿归来，轿下抬得此钗，后来庆娘因寻钗夜出，遂得成其夫妇，恐伯事败，同逃至旧仆金巢

处，住了一年，方才又同来的说话，细述了一遍。

防御惊得呆了，道：「庆娘见在房中床上卧病，郎君不信可以去看得的。如何说得如此有枝有叶？又且这钗如

何得出世？真是蹊跷的事。」

执了崔生的手，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证辨真假。

却说庆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下地不得。

那日外厢正在疑惑上际，庆娘蓦地在床上走将起来，竟望堂前奔出。

家人看见奇怪，同防御的嬷嬷一哄的都谁了出来，嚷道：「一向动不得的，如今忽地走将起来。」

只见庆娘到得堂前，看见防御便拜。

防御见是庆娘心发吃惊道：「你几时走起来的？」

崔生心于还暗道：「是船上走进去的。且听他说甚么？」

只见庆娘道：「儿乃兴娘也，早□父母，远殡荒郊。然与崔郎缘分未断，今日来此别无他意。特为崔郎方便，

要把爱妹庆娘续其婚姻。如肯从儿之言，妹子病体，当即痊愈。若有不肯，儿去，妹也死了。」

合家听说，个个惊骇，看他身体面庞，是庆娘的，声音举止，却是兴娘。都晓得是亡魂归来附体说话了。防御

正色责他道：「你既已死了，如何又在人世，妄作胡为，乱惑生人？」

庆娘又说著兴娘的话道：「儿死去见了冥司，冥司道儿无罪，不行拘禁，得属后土夫人帐下，掌传笺奏。儿以

世缘未尽，特向夫人给假一年，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姻缘。妹子向来的病，也是儿假借他精魄，与崔郎相处来。今限

满当去，岂可使崔郎自此孤单，与我家遂同路人！所以特来拜求父母，是必把妹子许了他，缤上前姻。儿在九泉之

下，也放得心下了。」

防御夫妻见他言词哀切，便许他道：

「吾儿放心！只依著你主张，把庆娘嫁他便了。」

兴娘见父母许出，便喜动颜色，拜谢防御道：「感父母肯听儿言，儿安心去了。」

走到崔生面前，执了崔生的手，哽哽咽咽哭起来道：

「我与你恩爱一年，自此别了。庆娘亲事，父母已许我了，你好作娇客，与新人欢好时节，不要忘了我旧人！」

言毕大哭，崔生见说了来踪去迹，方知一向与他同住的，乃是兴娘之魂。

今日听罢叮咛之语，虽然悲切，明知是小姨身体，又在众人面前不好十分亲近得。

只见兴娘的魂语，分付已罢，大哭数声，庆娘身体蓦然倒地。

众人惊惶，前来看时，口中已无气了。

摸他心头，却温温的，急把生姜汤灌下，将有一个时辰，方醒转来，病体已好，行动如常，间他前事，丝亳也

不晓得。

人议之中，举眼一看，看见崔生站在裹头，急急遮了脸，望中门奔了进去。

崔生如梦初觉，惊疑了半日始定。

防御就拣个董道吉日，将庆娘与崔生合了婚。

花烛之夜，崔生见过庆娘惯的，且是熟分。庆娘却不十分认得崔生的，老大羞惭。

崔生与庆娘洞房花烛之夕，只见庆娘含苞未破，元红尚在，仍是处子。

崔生悄悄地问他道：「你令姊借你的身体后，足足伴了我一年，如何你身子还是好好的？」

庆娘怫然不悦道：「你自撞见姊姊鬼魂做作出来的，关我甚事，说到我身上来。妾身几时与你做出那淫荡苟且

的羞事出来？」

崔生道：「若非令姊多情，今日如何能够与你成亲？此恩不可忘了。」

庆娘道：「这个也说得是，万一她不明不白，不来周全此事，借我的名头，出了我偌多时丑，我如何做得人成？

只是你心到底仍旧认是我要你逃走了的，岂不羞死人！今幸得他有灵，完成你我的事，也是他十分情分了。」

次日，崔生感兴娘醮事已毕，崔生梦之情不巳，思量超度他。却是身边无物，只得将金凤钗到市货卖，卖得银

两二十锭，尽卖杳烛楮锭，到琼花观中命道士篷醮三昼夜，以报恩德。

醮事完毕那个晚上，梦见一个女子来到，崔生却不认得。

女子道：「妾乃兴娘也，前日是假妹子之形，故郎君不曾相识。却是妾一点垂住，与郎君柑处一年了。今日郎

君与妹子成亲过了，妾所以才把真面目与郎相见。」

崔生有感而发道：「娘子情心感人，只叹未能与爱妻真个销魂！」

女子道：「今夜可遂你愿！」

说罢宽衣解带，把个一丝不挂的白玉人儿投入崔生怀抱，云雨间的感觉，果然如与那一年中魂魄付在庆娘躯体

时一样风情万种，熟落大方。

事毕，崔生有感而发道：「娘子真是好玩，庆娘不如也！」

兴娘穿回衣裙，拜谢说道：「蒙郎荐拔，尚有余情。虽隔幽明，实在感佩。小妹庆娘，禀性柔和，郎好看待她！

妾从此别矣。」

庆娘说完，身形淡化消隐，崔生不觉惊哭而醒。

庆娘枕边见崔生哭醒来，间其缘故，崔生把兴娘梦中说话，一一对庆娘说。

庆娘沉吟不语，突觉下体粘粘腻腻，问道：「你在我睡时搞弄过我？」

崔生摇头。

庆娘又问道：「你见她如何模样？」

崔生把梦中所见容貌，细细说来。

庆娘道：「真是我姊也。」

不觉也哭将起来，自此不再怪责兴娘。

知只是一个「情」字为重，不忘崔生，做出许多事体来，心愿既完，便自罢了。

此后，崔生与庆娘年年到兴娘坟上拜扫，后来崔生出仕讨了前妻封诰，遗命三人合葬，有四句口号，道著这故

事：

大姊精灵，小姨身体。到得圆成，无此无彼。

- 终 -